

鲁豫有约

说出你的故事

精选本

辽宁人民出版社



Luyu
Yanyue

鲁豫有约

说出你的故事 精选本

辽宁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豫有约：说出你的故事 / 鲁豫有约节目组主编.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4.5

(金凤凰书系)

ISBN 7-205-05707-8

I. 鲁... II. 鲁... III. 名人—访问记—世界
IV. K8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4) 第018667号

出版发行：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110003)

印刷：沈阳市第三印刷厂

幅面尺寸：146mm×208mm

印 张：13

插 页：2

字 数：400千字

印 数：1~6000

出版时间：2004年5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04年5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刘一秀

封面设计：曹小东

版式设计：王珏菲 李淑兰

责任校对：刘再升 侯俊华

定 价：29.00 元

销售热线：024-23284300

23284296



目录

1 崔 健	摇啊摇，摇到理性的程度	1
2 张 瑜	一场谈不完的恋爱	25
3 张 行	青春的代价	51
4 寒春 阳早	酿造半个世纪的中国情	71
5 陈香梅	只要国人能扬眉	97
6 张海迪	除了光，还有热	123
7 龙梅 玉荣	公社的羊群	143
8 杨春霞	乱云飞，仍从容	179
9 童祥苓	当样板走样以后	197

10	郎 平	拼出来的崇高	217
11	王军霞	那只忧郁的鹿	243
12	刘松林	家国之间	267
13	许鹿希	湿润的眼眶	291
14	白 桦	向死而生	309
15	梅 志	一生只为一个人	327
16	刘诗昆	折不断的是理想	349
17	周秉建	眷恋草原	373
18	廖静文	爱到黄泉	393





崔 健

摇啊摇，摇到理性的程度

1

80年代初，他接触到不为国人所知的摇滚音乐；

80年代中，他成为青年人的英雄和偶像；

那段岁月，人们在歌声中找寻自己；

90年代，他被誉为“中国摇滚教父”；

21世纪，我们仍能听到他的声音……

采访崔健之前，我在别的场合见到过他，我们没有交谈，但是直觉告诉我，这是一个话不多、做事执著、特立独行的人。我的同事们见到崔健以后都说，崔健和他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他们觉得崔健不够野性，不够粗糙。但我说，崔健一直就是这个样子。崔健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话的方式，他是那种不太善于、也不太愿意讲故事的人，说起话来非常的理性，而且离不开音乐。



鲁 豫：你现在平常演出多吗？商业演出。

崔 健：大小型演出加起来，一年一般在 20 到 30 场，算是多的吧，一直没有什么太大变化，因为我从一开始做演出的时候就一直这样，还是这样，没什么太大变化。

鲁 豫：20 世纪 90 年代初在首体，有一次你的专场个人演唱会。是不是好像你有几年没有在舞台上，至少是没有在北京的舞台上露面？

崔 健：北京的舞台，现在我也没有露面，现在我也很少在北京的舞台露面。

鲁 豫：那几年给人的感觉好像你不能够在北京的舞台露面。

崔 健：有人这么传说吧。但实际上没有明文规定，现在也





一样，我们在北京演出的话，大部分批文都会得到这样一个结果：先等等看，别太着急！都是这样，他也不说你不行，他也不说你行。

鲁 豫：音乐在你生活中占多少？

崔 健：我现在估计是百分之百吧，我现在做的所有事都跟音乐有关系。

鲁 豫：那音乐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它肯定不是一个工作，而是你生活的全部。

崔 健：对，有可能。我明白你的意思，你想问我生活里边还有没有其他的。如果我总是音乐，我估计这个人就比较无聊，一

天到晚总是谈他的音乐。我现在有很多感兴趣的东西，跟音乐不是有很直接的关系，比如说电影，但有间接的关系。

鲁 豫：但你还是通过你的音乐去接触电影……

崔 健：对，还是音乐。还有什么东西跟音乐没关系？生活，生活肯定跟音乐没有关系。但我觉得跟生活也有关系，我觉得不喜欢音乐的女孩好像不能处时间太长。你知道吗，作息时间就不一样，然后聊的东西也不一样，你很快就会觉得，没有什么可聊的了。





和崔健聊天，让我觉得他这个人太音乐了，这么说可能有些奇怪，因为崔健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出色的音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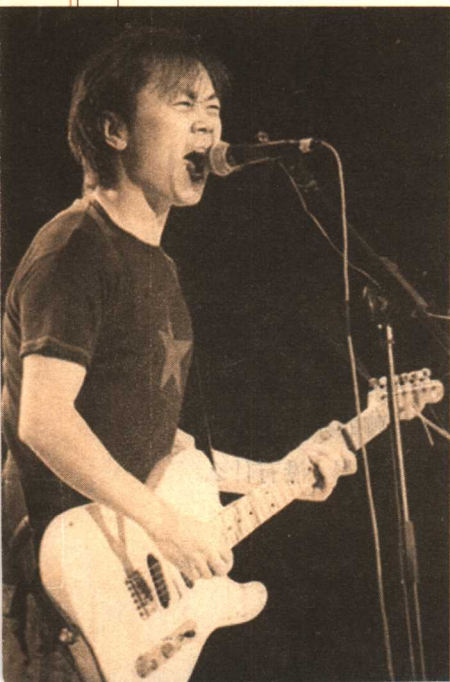
人，但我的意思是崔健的生活已经被音乐占满了。跟他谈话，几乎每一个话题都会牵扯到音乐，我想音乐是流淌在崔健的血液中的，从他小时候拿起小号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音乐会和他结下不解之缘。

在崔健的音乐里，时常出现小号的声音。这个乍听起来过于舒缓的铜管乐器，尽管透露着哀怨，但确实显得与摇滚乐的其他习惯配器格格不入。不过，正是小号，沉淀着崔健深厚的情感。他的父亲是解放军乐团的小号手，崔健正是从父亲的小号声中接受了音乐启蒙和熏陶。

鲁 豫：你应不应该算是那种音乐儿童，从很小开始就接受特别正规的音乐教育跟音乐训练？

崔 健：没有过，不像现在的孩子。我14岁开始，我爸爸说，你要想吹号，你可以开始吹号了，你岁数大了，够了。

鲁 豫：为什么是吹号呢？多闹，





一般小孩可能家长会说你学弹钢琴吧，或者小提琴什么的。

崔 健：对。我父母从来没有给我压力，他说你要想学的话你可以学了，非常轻松地告诉我。我一开始也试过别的乐器，试了半天都觉得不合适。

鲁 豫：你试过什么？

崔 健：我试过双簧管、手风琴什么的，我试过，后来……

鲁 豫：你那时候喜欢音乐吗？

崔 健：我觉得那时候喜欢。我记得我最早开始吹一个小号二重奏，跟我爸爸吹二重奏的时候，突然发现音乐太太好了。我记得我跑到走廊里拿谱子那个过程我是飞着跑的，跳着，是心里高兴，觉得这个事儿好玩。那时候我发现音乐太美了，在那之前实际上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是觉得好听但是没有觉得这么贴近我。实际上真正贴近我的时候，是开始吹号，吹二重奏的时候，一下觉得这音乐太好听了。回想起来我的青春期有很大的反差，作为音乐来说，我觉得好像是一个归宿，好像是一个特别理性的一种自我制约的方式。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每天看着表吹一个小时，心收一收，然后再去玩，玩得也特开心。我吹完一个小时心里才舒服，或者吹一个半小时，看着表，一分钟、两分钟都不差，特较劲那时候。

鲁 豫：是觉得这个吹的时间太漫长了，好不容易吹完了，还是说，哎



呀……

崔健：不，觉得是一种心理上的舒服，我又完成了这一个小小时。完成了也特别累，那时候号特别大，我特别瘦小，放在桌子上吹，胳膊拿不起来。那个号特重，是我爸爸的号。

鲁豫：小号是特大的，是吗？

崔健：小号现在看不大，那时候很大。

学习小号成了崔健少年时代一项重要的任务。凭借浓厚的音乐兴趣和特殊的音乐天才，崔健20岁就加盟北京爱乐管弦乐团，担任专职小号手。不过，还不到3年时间，崔健已经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属于那种板着面孔的严肃音乐。于是他开始寻找，寻找另一种能够让心灵世界飞扬激荡的声音。但那个时候，崔健还没有找到答案。

崔健



鲁 豫：在台上独奏的机会多吗？

崔 健：没有。

鲁 豫：是在一个大的乐队里面。

崔 健：对。我演奏这些东西都是一些比较传统的，当时在北京交响乐团的时候，演奏了很多的贝多芬的曲目，都是一些保留曲目，自己觉得，这些东西好像是离自己很远，很高大的一种形象。从音乐形象来说，你怎么穿衣服，我们演出的时候穿的衣服戴领结，穿笔挺的黑西装什么的，这种东西好像跟生活没有什么关系。

鲁 豫：你觉得那不是你。

崔 健：对，不是。

鲁 豫：你觉得那劲儿劲儿的，是吗？

崔 健：对。所以我们穿那种衣服的时候，多少会有点不好意思，所以说我从来不愿意穿西装，演出完以后不愿多穿一分钟，马上脱下来，完了就是穿上自己的便装。这种感觉后来我发现，好像能说明一些问题，就是你演奏的音乐和你的生活其实不是很贴近。

鲁 豫：第一次舞台的经验，我指的是舞台上唱歌的经历你还记得吗？

崔 健：忘了。恐怕是唱一些英文歌曲，唱一些当时算是乡村音乐吧，英文的乡村歌曲。那时候我在北京歌舞团，给别人伴奏，偶尔也唱一唱。

鲁 豫：敢在舞台上唱歌，你得先觉得我自己唱歌唱得很好。

崔 健：对。我觉得我唱歌实际上是在19岁的时候，自己在





家里拿箱琴练歌,就觉得
自己会唱歌,还行;上舞
台的时候就觉得是应该
的,应该上舞台。

鲁 豫: 在台上唱歌比在台上吹小号过瘾多了吧?

崔 健: 不一样。你唱歌的话,当然你会觉得你可以自己写,自己编配,因为我那时候开始学作曲,自己扒那些带子,自己试着给一些歌曲做配器,那个感觉特别舒服。实际上更舒服的是你把自己的作品拿到那儿试,最后在舞台上,观众有反应,底下有掌声。那时候我记得嗓子特别不好,唱两三首歌……

鲁 豫: 就劈了是吗?

崔 健: 说话就说不出声来了,但是能感觉到观众还是喜欢,这种感觉,就是有一定的自信,觉得我们自己写的歌自己唱会有一些好的反应。

从观众那里得到初步认可的崔健,马上找乐团同事刘元等人,组建了“七合板乐队”,开始创作属于自己的音乐。

那首《不是我不明白》就是七合板乐队成立初期最有代表意义的作品之一。遗憾的是,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说唱风格的摇滚简直是稀罕古怪的玩笑。起初,没有人能够接受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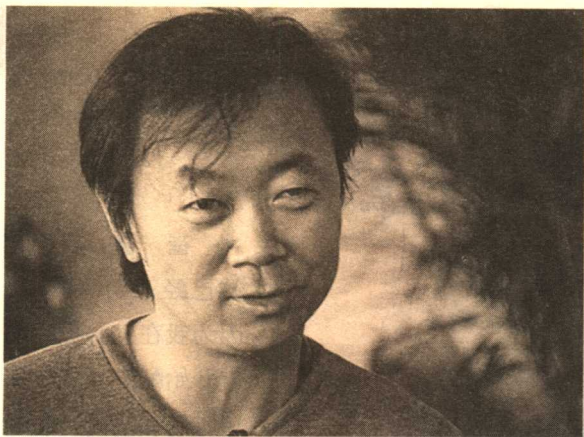


罗大佑(右)与崔健



崔 健：我那时候已经开始写歌了，因为我在七合板时期就开始配器、写歌，那个时候北京有一个全国的好像是流行歌曲比赛，在东方歌舞团

一楼的排练室，很多人报名。我们就去了，我们演了两首歌，其中一首叫《不是我不明白》，但是我们第一轮就给淘汰了。当时挺狠的，但我演的自己的歌，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们四个人，王迪、刘元，还有我，还有一个黄小茂。黄小茂他拿风鼓机，我们四个人，门口排着队，门儿一开以后点我们的名字，别人还不让进，只能进去四个人。我们自己拿着音箱，我们租的出租汽车，自己拿着音箱，一插电就支上了，特别有意思。然后他们评委，七个人往那儿一坐，桌子上拿笔记着。那些人根本不可能听我们这样的音乐，我们都是撕心裂肺的，跟他们根本不一样，唱歌的方法，还唱《不是我不明白》。那时候说唱，对于他们来说，肯定觉得这是什么东西，我们当时也不管那个，就是告诉你们我们很认真地做音乐，然后我们来了。没有进入第二轮，我们已经做好思想准备了，特别重要的是他们看到我们的态度，虽然没有进入第二轮，但是我估计那次可能给王昆留下了很好的印象，觉得我们这帮人可能行，应该给自己创造机会。第二次接触到我们的音乐的时候已经很熟悉我们了，当时歌写得挺好，排练完以后，然后看歌词也挺好，所以我们才有机会。那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对我来说是特别重要的一件事。



崔健的第一张专辑是《浪子归》。当时摇滚还带有抒情浪漫音乐的特质，在80年代中期，已经经过一次次思想启蒙的中国青年人第一次听到“西北风”并接受了崔健摇滚乐的布道后，他们的心灵受到棒喝和意外的摇曳，崔健和“七合板”也忽然从“稀有怪物”变成年轻人的偶像。

1988年，许多大中城市的大街小巷都在传唱同一首歌，那就是崔健的《一无所有》。淋漓尽致歌词，置放在刚劲陌生的音乐中。老人们认为，这是资产阶级腐朽文化的表现。而年轻人却因为在崔健的摇滚里找到共鸣而激动万分，于是穿着旧军装的崔健，变成了一个伟大符号，是启蒙、思想、真实、不合作的文化象征。

鲁 豫：那后来就是大家印象最深的，你第一次在北京，大家认为你第一次演出，就是你穿军装那次，其实也劲儿劲儿的。

崔 健：那是马褂。

鲁 豫：那不是军装？我怎么记得是军装啊。

崔 健：不是，那是王迪他爸的马褂。本来那次我们在上台之前都没想好穿什么衣服，每个人都带了一大堆衣服，到底穿哪



个？我上台之前决定穿王迪他爸的马褂。就是这样，我觉得特别随意的。

鲁 豫：你当时那个裤腿是卷起来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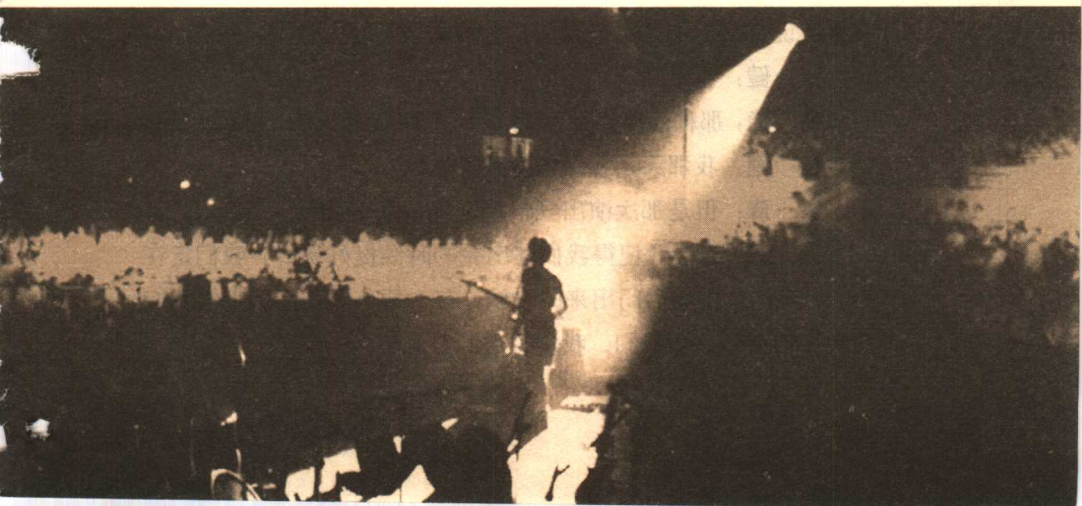
崔 健：裤腿是不是卷起来我不知道，后来他们拍下来了，因为都是非常随意的，卷起来的话真的不是有意的。

鲁 豫：不是想刻意跟别人不一样，觉得你们都穿得特别好，我就这样特别个性。

崔 健：那时候我们都穿那样的衣服，好像我们那时候很多人穿的都是晚会的那种集体的服装，红颜色的，很多人穿那样的服装。我记得我们演出的时候好像刘元也穿那样的服装，但那都特别不重要，我觉得这是形式上的东西，我也不知道会成为历史镜头了，所有人都在谈论这件事，我觉得对我来说特别无聊。

鲁 豫：很有意思！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这是一个文化符号。

崔 健：对于我来说就特别随意的，什么想法都没有，特别可笑。我们什么都没想就穿上那个衣服，在那之前真的就是挑了





半天衣服，本来是王迪要穿的衣服，我说，算了，王迪我穿吧，我就穿上了。

鲁 豫：那次那个晚会是个什么活动来着？

崔 健：就是百名歌手，那是“世界和平年”，那是百名歌手为世界和平年的一个纪念演出。

鲁 豫：就是唱《让世界充满爱》那次吗？

崔 健：《让世界充满爱》是个大合唱。在大合唱之前，有个别的乐手可以有机会唱独唱，在这之前我写了一首歌叫《一无所有》，完了给他们唱，他们看了一下，王昆，这个名字记得特别清楚，王昆看我们走完台后说你可以演，然后看了看歌词，歌词写得也挺好，唱吧，就这么简单。

鲁 豫：我记得你当时上台是说，大家好，我是崔健，后来有报道说，第一句话出来以后，全场掌声四起，是那样吗？

崔 健：我不知道，不记得了。

鲁 豫：那种演出你都不记得了，划时代意义的一次演出啊。

崔 健：我那天，我没记得我说这话。

鲁 豫：但是那次演出气氛特别好，是不是？

崔 健：对。我记得我们演出完的时候挺好玩的，我们走在街上，我们从剧场后门出来的时候，有一帮小孩在街头上学我们的跳舞的动作，学我们，我觉得这挺有意思。